

民國三十七年春季五版

大字  
足本  
唐王遊地府

七十二回

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昆明市正義路壹佰伍拾號

民國卅七年春季

足本  
大字  
唐王遊地府

MG  
I239.96  
26

昆明市正義路壹佰伍拾號  
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3 1772 3524 3



大字  
是本  
唐王遊地府 卷上

第一回

袁天罡化叙贈瓜種

李翠蓮盡節尋自縊



話說大唐自神堯開創傳至西府秦王國號貞觀十有三年。時朝內有魏徵、魏泰、秦叔寶、徐茂公、輔佐真可算得。君正臣良，稱有道國泰民安，樂享豐年。此話不題。却說民間造孽苦海，陰府受罪如山。玉帝宣眾臣議奏，當下有天山仙袁天罡、地仙鬼谷子、秦曰臣等，查得唐天子兒妹李翠蓮夫婦，俱在劫數。請旨將伊等拘到地府，遍遊地獄，再放還陽間。曉諭世人，方知善惡。玉帝依奏，但見袁天罡、鬼谷子二仙駕起祥雲，各自分頭指引去路。聽我道來：江南青城縣，有一秀士姓劉名全，娶妻李氏，小字翠蓮，所生一男一女，男名劉英，女名玉鳳。劉全雖然身在蠻門，却又開個小當舖，在縣內每日早去晚回，安然無事。有一日翠蓮在門首站立，見一和尚合掌，向前說道：

貧僧法名叫普淨，住在城內永壽庵，為因本寺觀音殿，祠宇折壞，少垣墻。今蒙十方眾善主，發心修理大禪堂，只少金心與銀胆，望乞娘娘樂安然。慈悲共把善果備，佛顯神靈降福祥，和尚連連將叩首，娘子心中自思量。話說翠蓮心中暗想，說道：這副金心銀胆，却也所費不多，怎奈家中無有金銀，忽然想着頭上金釵，甚便。

翠蓮開口叫長老，你要留心聽我言，我家父母本姓李，夫主名字叫劉全。

所生一男並一女 祖居此處是家園 師父要化金銀胆 一時手中不週全

願將所帶金釵子 捨與師父去莊嚴 願求菩提多靈應 保佑兒女壽命延

話說那和尚此時接釵在手 說道女善人慈悲喜捨貧僧一無可報 只有南瓜子種

一粒奉送善人 不日自有用處 言畢竟忽然去了 列位你說這和尚是誰 因要起禍

致令進瓜之故 是以袁天罡假做化釵及至得釵 不但不去修佛 並將此釵遺棄街

市 令一少年好賭好嫖的拾去 那後生拾得此釵 歡歡喜喜 心中想道 我今身無半

文 不如將此釵拿去當幾百錢 又去嫖賭 豈不是好 他別處不當 偏又走在劉全鋪

內去當劉全一見金釵不勝驚異 此乃我妻之物 如何得到此人之手 即問他此釵

何來 那後生答道 是相好的女婿所贈 劉全亦不便再問 將錢給與他 後生去了

劉全反覆將釵看 看來看去是金釵 如何此人拿來當 其中道理解不開

莫非妻子行不正 與他相好會陽台 又恐家逢不測事 扒牆挖壁做出來

因何我問當釵漢 他說女婿送他來 待我速速回家去 查問根由免罣懷

話說那時劉全也無心看當鋪 將酒自斟自酌 等候到晚 憂憂悶悶 走回家中 翠蓮

將香茶奉上一盃 出來劉全不見頭上釵子 便問你今日為何不戴金釵 翠蓮只見

他怒氣冲冲 若突然說出 施捨與和尚更為不美 不如慢慢再說 未為不可 便答道

今日因未曾戴插劉全到底難信 必要拿將出來看見 才是翠蓮答道 昨日忘懷不

知 放在何處了 劉全一聞此言 當下兩眼圓睜 開言大罵 三從四德 見得明

用手指住高聲罵 胆大淫婦 不成人 只說你能知大義

誰知你是真淫婦

外裝老寔內藏奸

真脏寔犯現今在

還要咬唔兩三聲

大約不打你不認

你今做事惱煞人

用手抓住青絲髮

翻身拖倒地埃塵

又把拳頭往下打

不由分說半毫分

劉全正在用力打

儘打不容氣稍伸

話說劉全此時住子

不開口又罵道今晚

暫且饒你明日將你

父母並親隣叫來拷

出真情才去治着你

轉眼只見一兒一女

呱呱啼哭劉全只得

哄他去睡自己也便

睡去可憐翠蓮坐在

地下只見桌上殘燈

半明半暗

夫妻恩愛不非輕

坐在地下似醉痴

前思後想只自知

自從歸到劉門後

其中必定有原因

幾年並未紅過臉

為甚今朝下毒情

見面便把釵來要

被夫看見這般情

恐怕昨日化釵子

是個專門奸拐僧

化得金釵拿去賣

咬說奴家不正經

又怕與夫有仇恨

哄得釵去暗用心

背地血口將人咬

也知四德與三從

前思後想多一會

忽聽漏滴才起身

不由人心中不悲痛

何不想妻平素中

話說翠蓮此時站起

來只見房門緊閉

自幼我也讀書史

就到黃泉也朦朧

手把房門叫夫主

細心聽奴訴苦情

人雖背地將奴害

房中只當耳邊風

男子重義女子節

節烈二字奴也通

適才若將奴打死

就說奴家不正經

為甚猛然大怒

不分兒白與青紅

任從翠蓮口說破

白要問我寔情奴

妾身縱有多不是

還須看兩孩童

人看見但夫主說

奴又鈍口拙舌何能

話說翠蓮又想今夜

遭此一番冤打雖然

無人和尚一口咬

定奴又鈍口拙舌何能

分辯當着父母隣親豈不羞死

今晚奴把言錯答惹得夫主起疑心

倘若難分清和白豈不辜負節烈名

前後思想尋短見只是難捨兒女們

休怪為娘心太忍不管兄妹兩個人

污我貪淫難受罪怎肯含冤受父星

話說翠蓮哭得醉如重酒忽然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女子在面前立起那女子身穿

紅衣披頭散髮手拿索子一根嘻笑可醜唬得翠蓮神魂不定心迷意亂急急於求死

就尋得一根索子拴在窗子上將要伸頭去套忽又想道我今夜死了一雙兒女靠

着何人啼哭拿住麻索繩難捨兒女一雙人

眼望門房不忍轉口叫玉鳳與劉英

竹籃打水空歡喜枉費三毛七孔心

雖然家庭現有父豈能細管你二人

翠蓮只管悲傷慘忽見女子在面前

此時不覺心迷亂伸頭套進枉死城

話說劉全睡到天明方醒心內自想我今日請他父母親隣到我家來審出寔情看

他有何面目見我開了房門出來只見妻子吊死在窗子上氣已絕了

劉全一見妻子死幾番冷笑罵賤人一來欺夫無廉恥二來敗節少烈名

只說贈釵無人曉 誰知虛事當成真 任你含羞去自縊 究竟汚名洗不清

原何今日不開口 雙目睜起不做聲

話說劉全自想他今已死 罵他也是無益 不若通知岳父岳母 細把當釵之事以及自縊各事叙明 特請二老前來觀看 看他二老見了 傷感不已 但李員外乃是無子之人 誠恐老妻難為女壻 急急呼喚

只是哭泣弔亡靈 不住痛訴誠堪聽 吾女素知閨門訓 水清玉潔不亂行

雖然金釵落人手 其中必定有原因 通奸贈釵難相信 懸標自縊有冤情

若要替他分清白 須要稟官檢屍身 但看女兒死得苦 不忍相驗露身形

況且丟下兒和女 金索雖斷良家存 只是叫他好殍殮 待後慢慢自分明

員外說完幾句話 各各點頭不做聲

話說李員外回家 劉全祭送妻子不提 却說此事原是普淨和尚故意做出來的圈套 若不稍為點化 劉全豈不將翠蓮含冤而死之屈不伸 不惟劉全不曉 即翠蓮九泉之下 亦不瞑目矣 故普淨俟逢翠蓮七日之期 照舊打扮和尚 手拿黃錢到劉家門前 放聲大哭 哀哀不已 劉全正在廳上與李員外商議 追荐之事 各各看見和尚大哭 問及何故 和尚道 貧僧與尊夫人並無宿緣 但曾蒙佈施金釵 以致含冤而死 今日貧僧特來辨 娘子九泉得清明 和尚口說將頭叩 悲啼恭拜女賢人 話說劉全在傍聽見 說道 你這言語 從何得來 和尚道 居士只疑金釵是尊娘子送與情人去了 但娘子既有情人 難道就不知居士是娘子的親丈夫 況且當舖儘



有何必苦苦要來寶舖求當。此理請居士仔細參詳。貧僧前日仍留下一顆南瓜子。種以酬大德。劉全聽了。即忙各處捕尋。果然針線籃內藏着。拿出一看。一面紅。一面黑。光彩異常的瓜子。和尚又再三叮囑劉全。好生收藏瓜子。不久就要有用。說畢。和尚忽然不見了。劉全聽這一番話。就如落了魂一般。大叫一聲。跌倒在地。

頭南脚北朝天仰。面如金紙手東西。員外看見這光景。咽喉耿耿難開聲。

雙手抱住女婿哭。你今豈可入幽冥。賢婿若有差池處。一雙兒女靠何人。

劉英扯住父親叫。玉鳳唬得淚淋漓。正是不死命難盡。不多一刻又還魂。

還魂轉來雙流淚。兩眼流淚大放聲。我想夫妻難見面。何由得會節烈人。

大叫賢妻等一等。和你一路見閻君。

話說李員外看見如此悲痛。再三勸解。慢慢將劉全攙扶椅上坐着。

劉全雙眼把靈望。兩淚交流不住聲。長吁短嘆心如醉。雙膝跪在二老前。

今愛受苦冤屈死。皆由小婿不知情。一雙兒女望照看。我要陰司我我妻。

話說員外安人連忙將劉全扶起。說道休要如此。小女一死也是他命盡了。丟我二

老年紀高邁。那能丟得孫兒孫女。長成還要賢婿。由你保重。為是二老論古比今多。

方勸解。不覺已是二更時。二老出門歸去。劉全走至靈前。忽然眼中流淚。

口內連把賢妻叫。陰魂留神仔細聽。縱然為夫性子急。如何就把性命傾。

一夜悲啼到五鼓。不覺雞鳴昏沉沉。愁懷正在恍惚裡。恰似翠蓮站面前。

劉全一見心大喜。口稱賢妻你可怜。只說今生難見你。誰知猶未喪黃泉。

話說劉全忽然醒來。何曾看見甚麼踪跡。只聽得大門拍拍响聲。只得爬下床來。開門。乃是李員外。看見劉全這般光景。只說道：「小女已死。哀之無益。不如多請高僧。做些功果。善因。超度與他。」劉全答道：「既是要緊。怎奈小婿心煩意亂。還要大人代辦料理。員外依允。這不難。即日超度。劉全終日憂悶。不覺又是功果。七七修荐完滿之日。李員外回家去了。劉全亦無心到舖。照應生意。只同兒女在家守住。又過月餘。李員外夫婦來至劉全家中。二老喊聲賢婿。老身有一言相勸。

現今小女身已死。無人照管你家庭。賢婿在家看兒女。鋪內生意誰用心。若丟生意不去做。銀錢何由得進門。待到一年半載後。再娶妻房自有人。

二老說這一番話。劉全尊稱岳母聽。那處去尋賢良女。可與今愛一般情。又恐兒女遭後母。恐怕後來苦更深。當着我面猶自可。背裡糟踏苦難云。

小婿甯可孤身過。豈忍兒女受災星。我今安排有計定。何須二老望在心。

劉全言道：「家中事務交與岳父母。照管兒女。帶去舖內撫育。不知二老意下如何。」李員外夫婦說：「賢婿果欲如此。愚亦尊命。但須自己保重。以圖後事。」劉全應道：「二老言之有理。自是二老與劉全同居一處。彼此照應。安然無事。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鬼谷子八卦占雨水 魏丞相一夢斬龍王

話說鬼谷子奉玉旨。勾取唐王赴陰遊看。不敢造次。假裝一位卜卦先生。開一小舖。所占應驗。如神。有个漁人請卜一卦。先生問卜何事。漁人答道：「代卜明日在何處下網。方可得魚。」先生卜一將紙寫一帖兒。詩云：

明日溪源潭 午時下一網 得魚一百斤 尾數五十雙

我今推算定 一字不得說 卦資銀五錢 驗後就要償

話說漁人看罷歡天喜地說道若果如此謝銀不少急向籃內取出大魚一尾先送

先生用酒次日漁人果如卦上數目一毫不錯深深一揖謝銀五錢以後日日卜卦

日日應驗未免手中有幾文餘錢心頭竟暢快起來了有一日沽一瓶酒煎一尾魚

提至清溪源邊自斟自酌飲得高興忽有樵子作歌唱來

山居自在樂無窮 不管人間事匆匆 滿酒優游觀瀑布 清閒打坐聽松風

鳥來啼春聲帶巧 興起醉酒味更濃 魚是無非無煩惱 黃昏睡到日頭紅

話說漁人聽得忙對樵子說道我也唱個頑耍

生性瀟灑愛江頭 歡呼喜樂在漁舟 半竿釣釣娛歲月 全副絲網度春秋

千層碧浪連天湧 萬里清波映日浮 晚來暢飲三盃酒 勝過良田百畝收

話說樵子又問道漁哥近來你的銀錢廣多必有橫財那漁人答道樵弟你說橫財

也畧有點影子樵子又問怎麼得來漁人答道城內有位卜卦先生寔在能知過去

未來若常常如此河溪無遺類二人言來語去說猶未了有个管魚夜叉聽得明白

回至水府奏知涇河老龍亦不知卜者為誰但想朕以水族是同百姓若此擾動水

國將有不利萬萬不可待我明日進城問明方可到次日老龍變一白衣秀士來至

城中果有卜卦先生擁擠問卜者甚多老龍向前問道先生與我卜一卦若準了謝

銀五十兩如不準即要請往別處去不容在此迷惑百姓先生問所卜何事老龍道

卜明日可有雨否。先生算了一下。寫一小帖兒。遞與老龍。

明日是庚子。午時定下雨。城內有三點。城外七點止。

老龍看完。自想我乃當年行雨龍王。權柄操在我手。遂大叫道。明日有雨。必謝銀五十兩。如無雨。就莫見怪了。當街說過。老龍回到水府。至半夜。忽聽玉旨下。乃是命老龍行雨。城內三點。城外七點。老龍只望明日不雨。好去逐那先生。不料果命行雨。氣不過。忽然想一主意。改城內七點。城外三點。便他數目不對。遂他出城。有何不可。

次日老龍改行雨。違忤玉旨。罪不輕。長安城中七點雨。損壞多。多少少。民怨氣冲天。玉帝怒。雷部有旨。奏天庭。命他夢裡斬龍君。已經勅令魏丞相。龍君留神聽我云。昨日為你錯行雨。還來城裡罵先生。先生聽了。微微笑。明午未時。斬你身。你身一死。由小可。千年道行。化灰塵。老龍一聽。魂不在。雙膝跪在地。埃塵。口口聲聲求救命。還望先生救我身。先生回言。違玉旨。那個敢說這人情。若要有人救得你。除非當今紫微星。明日施行監斬首。就是當朝魏徵。或可解。

話說老龍問道。紫微星就是當今皇上麼。先生曰。然也。趁早哀求。轉諭魏徵。或可解。

救老龍忙忙回至水府。收拾明珠百顆。半夜時來至君王面前。口稱萬歲。救臣一命。唐王正在夢中。問道。你何人。答道。我是涇河老龍。因昨日行雨。傷害百姓。觸犯天庭。欲將微臣斬首。王曰。上帝斬首。陰陽相隔。叫朕如何救你。老龍又進禮奏云。

金闕議定小臣罪。監斬官員是凡人。就是當朝魏丞相。吾王只須說他明。

伏望吾主把情講 必能救得小龍身 話說唐王道 既是魏徵監斬 你且放心

老龍獻上明珠謝恩去了 君王醒來望見玉案上寶珠放光 回想夢中之事 知道是

寔次日早朝 王故意留住魏徵伺候 將近已時 宣他圍棋 以令他有悞時刻 不得去

斬龍王 則不救自救矣 及至到了午時 魏徵倚在玉案 兩眼昏迷 似醉而睡 那君王

心下更歡喜 謂斬龍王之事 越發無憂了 誰知魏徵丞相 就此一睡之中 前去斬龍

手執昆吾純鋼劍 一道金光往上行 忙了多少黃巾士 捆綁老龍候施行

丞相近前睜開眼 叫聲老龍仔細聽 天曹命你施雨澤 為甚大胆亂胡行

損壞黎民該何罪 吾奉玉旨至典刑 只聽虛空一聲响 龍頭落地血淋淋

話說魏徵斬罷魂回下界 猛然失惊 唐王也不怪他 因問道 卿為何困倦 魏徵道 臣

非困倦 乃是奉玉旨去斬涇河老龍 唐王聽得 連忙說 這龍王要看孤家面上 饒他

一死罷 他昨日特來宮中求救 魏徵奏道 主上既已許過 救他早說還可 今已過乃

萬不能生 君王聽說 正在半信半疑之間 只見黃門官奏道 午門外洒了一陣紅血

雨 半空中吊下一个血淋淋龍頭 君王聞奏 吃了一惊 說道 同朕去觀看 何臣保駕

低頭自想 孤不是 昨已許他說人情 今早未曾來直講 此時悔恨說已遲

越思越想 心不定 由如得病戰兢兢 轉到宮中難安穩 茶飯不吃 悶沉沉

話說老龍死得不快 魂來宮中尋君王討命 唐王將將合眼要睡 只見龍王手提一

頭前來開言大罵 假許人情害我身 千昏君來萬昏君 准我說情不說情

反使魏相來殺我 千年修來萬年煉 一旦根基化灰塵

講情不說反害我 雙雙洒手見闔君 唐王嚇得兢兢戰 渾身冷汗似水淋  
 只得傳齊文共武 王開金口眾臣聽 朝陽宮中出了鬼 合眼鬼來就迷人  
 無論滿朝文共武 誰作分憂保駕人 秦瓊尉遲敬德跪奏金塔我王放心 臣  
 等保駕二人披掛站立宮門 果然鬼怕惡人 老龍果不敢來 君王睡到三更安穩不  
 料又往後宮門進來 魏徵帶一青鋒寶劍鎮住後門 老龍無計可施 只得投五殿闕  
 羅天子前去告一狀 五殿闕羅不敢擅專 請齊十王相與會議 那十王意見不同 議  
 論紛紛 五殿闕君意欲約同十王同赴金闕 請玉旨定奪 才欲起駕 門上報道 鬼谷  
 子來也 進殿上坐定 五殿闕君曰 先生賜臨 必有見教 鬼谷子答曰 貧道茅塞已久  
 豈敢謂有芻蕘之見 只是前月赴闕見駕 奉上諭陽間棄善從惡 案積如山 寔為可  
 憫 着諸臣核議具奏 當時已奏明玉帝 唐天子兄妹李翠蓮夫妻一千人等 俱有因  
 緣報復 不知前此一事 着人去請唐王駕來地府 一則與老龍對理 二來與唐王遍  
 遊地府 親見三十六獄七十二司 處處善惡攸分 歷歷報應不爽 還陽後曉喻世人  
 或可稍免刑罰 奉旨依議 今眾王商議 又不知有何高見 五殿闕君曰 我等正為此  
 事 議論難決 意欲請旨定奪 既然先生前已奏過 我等遵諭施行 便了 俟鬼谷子並  
 眾王散後 隨即發金牌銀盾 命兩個引魂童子 去請唐王 二童領着一對追魂幢幡  
 寶蓋 來朝陽殿前 只見叔寶與敬德站立宮門  
 二將雙雙來保駕 全身披掛站立宮門 這個本是黑煞轉 那個又是左天蓬  
 這個舉鞭惡狠狠 那個提劍怒冲冲 敬德生來威武像 叔寶交鋒殺氣雄

傳下神荼並鬱壘 至今千載顯威風

話說童子不敢前進。只得往後宰門來。誰知魏徵似睡非睡。恍惚見兩個童子來。帳前遂大喝一聲。你是何人。擅敢到此。二童曰。我乃幽冥童子。奉五殿閻君之命。來請唐王赴陰司。與龍王對理。魏徵曰。何時啟行。童子曰。明日午時。一定要去。望乞丞相。放我等入宮。魏徵忽然惊醒。是夢半信半疑。且說二童子進了後宰門。內雙雙跪下。呈上一帖。說奉十王之命。來請君王赴陰司。與老龍對理。王曰。在幾時去。童子曰。明日午時去。君王醒來。乃是一夢。不待天明。即宣魏徵進宮。諭曰。朕夜中一事。似夢未醒。見二童子拿着帖來。請去陰司。與老龍對理。即在午時果去。得否。抑或推却不去。否。魏徵心中暗想。與我昨夜之夢。分毫不差。固知此事。定然不假。因奏曰。臣亦未敢擅專。須宣徐勣上殿。共議。徐勣上殿。君王又將夢裡之事。詳述一遍。今請卿來。卜下一卦。到底去的是。不去的是。徐勣曰。此乃天數大劫。容臣卜算。奏曰。果此事不過數日。仍又還陽。何用推辭。不去。况推辭亦萬萬不能。即請人代替。亦不得的。君王點頭。半晌不言。魏徵又奏曰。陛下放心前去。臣有一好友。姓崔名珏。在世曾做戶部侍郎。今在冥中。得授判官之職。在生果是忠直報國。死後豈易其擅守。臣寫書一封。致意主冥中各事。還陽之期。必不有誤。君王稍稍豫悅。

君王傳旨宣文武。面諭朝中文武。孤家地府去對理。不知好歹。若何能。倘若不能還魂轉。今朝永別滿朝人。又傳旨意到內院。宣出三宮六院人。內事朝陽求掌管。外事徐勣與魏徵。朕若幾日不回轉。速立幼主。管萬民。

六宮皇后哀哀哭 七十二妃淚淋漓 滿朝文武人無數 个个傷心珠淚傾

香湯一盆來洗澡 脫去舊袍換新衣 魏徵寫下書和信 放在君王袍袖中

各事安排俱已畢 專等午時三刻臨 追魂童子來相請 七尺黃羅手中存

暗向君王頸上絞 登時別了世上人 三魂渺渺辭陽世 去到陰司走一巡

話說唐王既死 大小文武百官無不下淚 金棺銀槨收殮 王體放在金鑾寶殿上 魏

相及各大臣上前說道 主上不日就可還陽 各位王公妃院大小臣僚不可啼哭 恐

有亂王魂各各只是含淚守着王棺不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唐秦王赴陰許瓜果 十閻君斷獄封長虹

話說君王死後 渺渺茫茫出了朝門 只說前去打獵 有三千御林軍保駕前行 約走

二三十里之外 見有千千萬萬惡犬亂咬 有軍士打退 君王得過月宮橋 回頭一看

軍士俱不見 只得獨自一人 往前行走 四望未曾觀仔細 只見一官跪面前

話說王曰 卿是何官 此是何地 答曰 微臣姓崔名珪 陽世乃戶部侍郎 今作陰司判

官 此地乃是陰陽界 鬼門關 便是王曰 你即崔判官 廢魏徵有書一封 與你遂向袖

中取出 交付崔判官 接來 拆看 上寫着 魏徵書 啟頓首拜 拜上崔兄 都大堂

憶昔交遊音容在 陰陽阻隔見面難 屢蒙仁兄懷不棄 常欲與君見面談

始知台駕遷高位 掌管陰曹善惡官 今日書拜無別故 只為吾主到陰間

陰曹有事請吾主 要求都堂解艱難 總望設法施鼎力 扶保吾主轉回還

感謝不盡書百拜 惟望尊台恕海涵 崔判看罷 來書信 精忠義憤 出心田



話說崔判復跪奏道請駕放心前行臣自保護說話之間只見前面有些官員一個  
着簽發票一個掛號糾察一個收簽收票一眾男女無量其數拴的拴鎖的鎖  
王曰那是甚麼官崔判曰此乃追魂司搜魂司迷魂司凡是拿世上人俱在此處發  
簽收票那還魂之人不在三司所管或有錯拿驗明即送回陽

三司衙門今已過

君臣二人往前行

兩邊排列多凶惡

內裡喊叫似雷鳴

君王問道是甚麼

那才解到別衙訊

說話之間又只見

一座高山面前行

來往之人走不絕

傷心不忍兩離分

也有悲啼哭妻子

說是難捨恩愛情

也有青春哭夫主

為己年邁不相能

也有中年為家哭

丟得兒女未長成

此是思鄉嶺一座

人人到此痛傷心

君王看了開言問

崔判殷勤動哀情

太后年高怎的了

太子年輕不放心

崔判勸王往前走

何須流淚動哀情

至今陰司空閒地

現有詩句作證明

一座高山路途長

世人到此想家鄉

心中苦切才知死

此日方知身已亡

接踵悲傷接踵去

只見接踵哭斷腸

夫悲妻子兄弟弟

父哭姣兒女哭娘

接踵悲傷接踵去

只見接踵哭斷腸

話說君王前行幾里只見一座土台人上去手搭涼蓬遠望崔判曰此台名為望

鄉台世人到此看望家鄉王曰朕也上去看看但只見男女哭的哭喊的喊

台上也有叫兒女口中無故道姓名也有台上悲更慘口中不住叫雙親

也有望着將頭點  
 連說賢妻甚知心  
 又有上台如酒醉  
 哭聲夫主好恩情  
 君王也在朝下看  
 看見妃嬪眾公卿  
 判官又乃將言奏  
 我王細聽這段情  
 此台雖是將家看  
 中間善惡自分明  
 善人舉目無遠近  
 惡人家鄉無處尋  
 君王聽罷將頭點  
 題詩奉勸世上人  
 一座土台名望鄉  
 幽冥設立看家鄉  
 人人兒女歸台下  
 个个門堂在眼旁  
 神氣已交形不遠  
 陰陽相隔路何長  
 善人得見惡人混  
 造化其中作兩行  
 話說君王同崔判  
 下了台來行不過二  
 三里到一地方十分利害  
 撒天拈地無停息  
 行路之人只是扒  
 耳內聽得呼呼响  
 到處灰塵結烟霞  
 話說崔判奏曰此地名為狂風嶺不吹善人  
 又見吹倒人無數  
 君王止步問根芽  
 走崔判曰請主前行有臣保駕王曰何以朕  
 只吹惡人君王不竟害怕起來不敢行  
 我主乃金身玉體孽風怎能吹得動說話之間  
 抬頭又見一山  
 陰風吹人遍身麻  
 頂上陰雪深寂寂  
 周圍盡是迷露遮  
 朦朧但覺昏慘慘  
 那有日月放光華  
 猿啼狼嘍聲聲吼  
 陣陣飛來是黃沙  
 抬頭不見天和地  
 那有日月放光華  
 難辨四方誰是路  
 到處惟有樹亂枝  
 王問曰此是甚麼山判官曰此山有兩樣名  
 這邊叫背陰山那邊轉陽山有詩為證  
 詩一座高山兩樣天  
 愁雲瑞氣各方遷  
 黑風常常濛此地  
 紅日明明照那邊  
 晦明風雨真萬古  
 陰錯陽差幾千年  
 世人能知陰陽理  
 善善惡惡誰不然  
 君王過了此山又行數里忽見人烟湊集  
 一條大路大街賣茶賣酒盡是女人掌櫃

君王行到此處只見那女子笑臉迎將前來

這個帶笑開言道

客官停步飲香茶

那個歡容稱官長

我家美酒寔堪誇

這个連說此湯好

天下有名是我家

判官喝聲好大胆

又可乘涼與看花

一齊上前來攔住

阻得君王莫可行

判官復又將言奏

再若多言打斷筋

君王看見心不悅

為何罵退這些人

陛下要與龍對理

主上留神聽元因

此地名為迷魂舖

茶湯並非水熬成

飲了此湯對不成

飲了此湯對不成

王曰朕口渴不過就吃一碗水潤潤喉嚨亦可

判官曰也吃不得

若再飲一會越發

口渴君王依言行了幾里果然不渴有詩為証

詩一條街市路中央

開舖盡是女嬌娘

个个能言誇美酒

人人發渴想茶湯

一盃飲下能迷亂

兩碗食來莫主張

若還盡意飲幾盞

前後事情俱可忘

且說君王行了數里早到惡水河邊舉目觀看只見那

兩邊盡是懸崖岸

中間無船渡過津

黑氣騰騰繞河邊

瑞氣飄飄繞眼明

下邊也有橋一座

勢派凶惡不同尋

上水設立橋兩座

細查鬼卒寔留心

也有相讓橋上過

也有推下河中心

世人紛紛從此去

金銀橋奈何橋往來行人善惡在此攸分

君王聽臣奏來

話說管橋官奏曰臣管

此河名叫心水關

千年混混波濤翻

架河雖有橋三座

第一橋上玉欄杆

砌的不是土與石

老君煉就紫金磚

神仙能昇由此過

佛祖了禪把話傳

世人若來橋上走

步步祥雲踏青蓮

第二橋名居中央

銀磚灼灼內碧光

走的是些唵佛者

過的又為忠良官

世人若得此橋過

定是富貴立朝堂

第三橋來真可慘

霧氣沉沉舉步難

鉄狗橋邊尋人吃

銅蛇水內把人傷

善惡在世若難辨

到此分開作兩行

望見橋上紫氣騰騰

祥光疊疊有詩為証

王曰孤來今過那橋

答曰中橋而去抬頭

望見橋上紫氣騰騰

祥光疊疊有詩為証

詩耀耀金光路接天

幽冥設立渡神仙

善人修得此橋過

步步何愁腳踏蓮

君王過中橋也題詩一首

陰司修橋過官員

世人若得往此處

富貴清閑福祿綿

詩灼灼銀橋映碧天

陰司修橋過官員

世人若得往此處

富貴清閑福祿綿

君王又只見下橋過往之人

走至中間鬼卒用叉打人

跌在橋下

銅蛇鉄狗一齊擁

上咆哮咬吃君王也題詩一首

我替惡人心內愁

忤逆不能登彼岸

奸淫只許落中流

陰司大道不容走

陽世虧心你自求

善惡到頭終有報

人生何不早回頭

話說唐王下了橋只見兩個童子

打着一對幢幡跑到面前

說道迎請唐王快去

王母娘娘

王正要出殿只見祥瑞繽紛

樂音喧嚷報道玉旨降臨

焚香宣讀諭知王母

娘娘

誕伊邇冰桃雪藕山珍海錯

備辦齊全獨間陰司有一樣

出色南瓜一面紅一面黑

其味更比東方朔所偷仙桃

還佳卿等定知出產地方

查繳以完慶典

十王接得此

詔面面相覷無可着落

又見唐王已到殿門外了

十王只得前去迎接

口稱陛下

來臣等未得迎接望乞恕罪

王曰孤家有罪何敢當此

迎接獻茶已畢

五殿闔王曰

迎得陛下只為涇河龍王

訴苦陛下許了救他反又殺他

故請陛下對理

此刻要請

唐王遊地府

卷上

十七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進明台少坐一會。君王進明鏡堂四面觀看十分齊整莊嚴忽聽得嚙的一聲。

內裡雲板連連响 外面大砲似雷鳴 雨廊走出提刑鬼 青面獠牙很惡形

雙生肉角頭上豎 花斑臉面突眼睛 手裡斜提叉三股 虎皮戰裙繫腰間

牛頭對着馬面站 凶神惡鬼一大羣

又見判官請唐王上殿五殿關君說道適才冒犯陛下慎勿見責唐王答曰正理五

殿入座叫鬼卒將老龍提上來五殿問道今唐王在此你所有不平之事從頭訴來

老龍王走上前雙膝跪下 尊一聲十王爺細聽元因 凌霄殿降玉旨遍行雨澤

果因我錯行數罪犯典刑 我只得求唐王把我命救 他許我對魏相說個人情

誰知道做皇帝也說白話 反差了魏丞相斬我身形 若不許說人情我求別處

他分明候我命誰肯甘心 千年修萬年煉今成畫餅 我今日要他來還我性命

唐天子走上前也將話論 叫一聲十王爺細聽原因 我在世朝陽宮中宵打盹

至夜半見老龍跪在塵埃 夢寐中果許他把情來說 早朝後將魏徵留在宮庭

到午時魏徵睡我不留意 誰知他夢寐中未斬你身 他醒來說斬我我選不信

朝門外下紅雨方見你形 非是我許了你怠慢不救 還是你命該死埋怨誰人

十王聽罷重重怒 罵聲老龍你不仁 上帝命你行雨澤 為甚錯數害黎民

長安城中酒七點 淹壞無數百姓們 怒氣冲上要斬你 能求誰可說人情

你的罪過由自造 莫怪君王無救心 老龍聽罷爬半步 開言又把十王尊

話說老龍說道我千修百煉得成萬年基業一旦付之流水寔不甘心且有尾無頭

難以變化。總求十王安我一條生路。十王沉吟一會。五殿說也罷。封你為萬里長虹。亦不失龍之根本。但要請命唐天子。才是十王齊向唐王請旨。唐王題詩一首贈他。  
詩勅封萬里一長虹。映日穿雲氣象雄。遠觀天涯來細雨。近看海際起狂風。  
儀型不亞蜻蜒帶。威武渾如碧玉宮。時現行藏施變化。六龍相伴又騰空。  
話說老龍得封。竟自去了。十王說道。查看唐王陽壽如何。崔判官打開生死簿一看。見註明大唐貞觀在位一十三年。壽享四十六歲。崔判官吃了一驚。暗說唐王壽盡。天位已終。十王豈有放他還陽之理。若就留此魏相托我保駕之事。如何對他也罷。便取筆將四字改為六字。一字上加添二畫。改為三字。呈與十王觀看。乃是大唐貞觀壽享六十六歲。在位三十三年。十王看罷。就道唐王尚有二十年陽壽。即應送他還陽。但請陛下遍遊地府。細看陰司果報。轉回陽世。廣行勸戒。普化眾生。並及崔李二判官之事。保駕精詳。詳細詔告於人。唐王說。孤家罪若苦海。蒙眾位王兄仁慈。在寬宥。殊無以報回陽之日。務即着人進貢寶玩。以表寸心。眾王答道。陰府寶玩。寔無用處。五殿問君言曰。方才有玉旨。要取南瓜。與王母上壽之詔。這是陛下見的。如得此瓜。乃為至寶。唐王曰。看來御園中。果不見有。普天之下。皆為朕土。豈亦不能尋取。請列位放心。孤出榜求瓜一獻。十王齊聲答曰。若得此瓜。感德不淺。唐王告辭。十王齊送出殿外。一拱而別。崔李二判官隨後保駕。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唐王遊地府 卷中

第四回

二判官保駕遊地府  
兩奸王攔路訴苦情  
正要我你把理論  
誰知也到陰司行  
我是清閑自在人  
我有別事莫勞神  
何曾有差半毫分  
口稱我主聽分明  
頒行敕詔到幽冥  
引動唐王孝友心  
君王題詩在幽冥  
又逼大臣赴黃泉  
陰司果報甚公平

話說唐王已別眾王而走

問判官曰往那邊遊起判官曰先往轉輪司待臣引路

二判條主來地府

要看陰司報應明

近前扯住唐王手

叫聲秦王李世名

唐王抬頭用目看

建成本吉在眼前

生前百般酒肉過

還有那樣不甘心

二人儘扯不肯放

判官大喝二奸臣

你等若不快丟手

打入餓斃地獄門

主公此番還魂轉

要念同胞手足情

超度二人出苦海

陰魂保佑你為尊

點頭答應孤知道

回陽必度你二人

點二人在世弄威權

管你成仇惹罪愆

服罪地府才知苦

淫亂宮闈惡貫盈

話說唐王題完詩句

往前又走只見有一座衙門當面

坑中一跳就不見了

即是飛禽走獸昆蟲等

正在要問只見坑中

走出五個官員前來見駕

王曰卿等何官所管甚事答曰臣等

管轄地府

臣等

所管金木水火土五行脫化司容臣奏來

受刑惟有是火坑

陰陽二氣來相合

投在畜生肚子裡

脫生之時形不見

臨時解蛋生出子

脫生就在泥土內

早上生來晚上死

詩天地生育五行中

畜等人道直難找

話說君王過了五行脫化司里許又望見二官審案剝去衣服與他皮毛而去又有

將皮毛剝下與他衣服而去來來往往不絕王問曰這是何為只見二官俯伏奏曰

臣所管功德清白司轉劫發放司數世畜類可轉人身則替他剝去了皮毛與他衣

服或有在世為人造孽無邊應變畜類則將他衣服脫下與他皮毛而去正是

二官明如鏡發放各生靈造孽剝衣服切滿去皮毛

查看功與過人畜劫數清此事多明白領去各投生

話說君王離了二官行來又只見有一個衙門人人進去拿一樣東西出來也有拿

好衣服的破衣服的紗帽圓領的書文的銀子的扁担的鋤頭的斧子的王曰此是

个个具來坑上跳

猪羊牛馬也來跳

龜鱉魚蝦也來跳

一色扁毛也來跳

各色昆蟲也來跳

還有溼生化生者

君王聽罷脫生事

禽畜只能得一氣

細觀此處脫化理

為人生不可自稱雄

題詩八句在幽冥

土坑裡面去無形

不在五行之內論

个个都站金坑中

个个俱跳木坑中

个个俱跳水坑中

人人腹內去投生



為何判官曰這是註福註祿二司只見二官前來接駕卿二官所管福祿如何給領

答曰容臣奏來陰功好領去的圓領紗帽領文章去陽世進士舉人

放債的在世上累利疊算領衣鉢做和尚少子無孫

富蒙的在世上戲耍玩樂到這裡領刀槍邊地當兵

在衙門特官勢陷害良民學三教歸九流乃是前因

詩名利二字莫焦愁各有所定不用求守己當思貧富理

今生衣祿前生定來世榮華此世修地府輪迴毫不漏

話說唐王離了福祿二司往前行走見一塊平地有千萬男女打扮得齊齊整整

男男女女無其數個個打扮不同形也有清秀好男女

也有杏桃多嬌鬢四顧張望眼如銀也有粗豪像大漢

也有黑面醜陋女假扭假捏賣風流也有偷情斜眺望

也有看看見喜更笑你言我語意相投也有婆兒往來走

君王看了多一會司官接駕向前迎

眼似擺合辦事因

君王問曰。卿管何事。答曰。臣乃婚姻司。此處乃人間夫婦配合之所。聽臣細奏來。

多有一夫幾婦人。皆因此事勝過人。又有前世好濟女。今生即多伴枕人。

又有妻死再娶者。這是男人用逆心。前世修得好妻子。打不死來嫁不去。

今生與个痴呆女。走出堂前笑煞人。又是女人用逆心。前世配得好夫主。

又有妻強夫弱者。又是女人用逆心。痴聲瘡啞病纏身。件件要自親手做。

今生與他愚男子。忍氣吞聲過光陰。好定良緣在箇中。君王聽罷司官話。

一生不得丈夫力。好定良緣在箇中。風締才能巧裡逢。繩繫才郎遭拙女。

詩。婚姻娶配世人同。夫妻本是前生定。風締才能巧裡逢。勸醒世人須聽命。

話說君王過了此司。行不里許。只見二官上坐。下面之人。吵鬧紛紛。不知為何。正在

觀看。只見二官下來接駕。王曰。卿所管何事。親朋隣友相幫助。鄰里闕切來挪銀。

司官上前將言奏。聽表錢債這般情。未便取要。把財清。若果黑心來掩騙。

本來人家是好意。毫厘絲忽最分明。或投債主為父母。勤勞兒子立門庭。

朱生變牛與變馬。二世變為伊父身。情願苦掙成家計。不敢穿吃花分文。

若是少至千百兩。花費乾淨就喪身。試看種種循環理。絲毫不容人昧心。

直待債主來為子。到此查算准折清。司官奏罷一夕話。君王留詩勸世人。

陽間為子陰是債。也有輪迴不肯差。莫說債來就是騙。應當還去更無涯。

詩。銀錢本是眼前花。也有輪迴不肯差。莫說債來就是騙。應當還去更無涯。

子償父債將身賣 爺欠兒還苦立家 變畜亦當還舊欠 損人利己不由他

話說君王過了此司。又到一處。只見有二官員上坐。下邊之人。俱在那堂對正。升斗

戥秤之類。王問曰。卿管何事。二官下座答曰。臣等掠剽司。添減司。所管世上暗使大

秤小斗。重入輕出。耳捷眼快。偷竊諸般。損人利己之事。容臣細奏。

世間有等不良輩 奸媒刁惡日不休 暗使大秤並小斗 輕放出去重回收

任你他是千倍利 轉眼由入水上浮 不遭橫事消滅盡 定折子孫莫下收

又有一等偷家漢 手捷眼快到處拿 見了人家銀錢廣 被他一裹盡數偷

此等人兒罪更大 來世變馬又變牛 君王聽司官奏了 勸戒世人把詩留

詩 人生奸陷心難休 使盡心機徹夜謀 前眼收來後眼送 非財賒去義財悠

須看駿馬思騎着 欲識後人念我修 富貴若從僥倖得 世人誰肯苦埋頭

君王過了此司。走不幾里。忽見狂風驟雨。密雲迅雷。吼亂喧天。

君王舉目留神看 猛雨淋漓勝傾盆 迅雷喧天把耳震 飛砂走石令人驚

前頭無數人跪下 霹靂一聲各自惊 君王看了心中怕 忙叫司官講分明

只見司官跪奏曰。此處名為報應司。

三十六雷分左右 風伯雨師霎時辰 糾察人間十惡種 端打欺天滅地人

王曰。卿將十惡詳奏。答曰。就是那臣欺君子。忤父婦。罵婆。妻謀夫。女害娘。奴反主。一

切犯上之徒。王曰。後事如何。司官曰。聽臣再奏來。

十惡大罪律無赦 說來天黑地也昏 此等人兒陷畜類 千年萬載不超生

若能轉世知改悔 或可稍減二三分 君王聽得前後話 不禁又把詩句吟

十分大惡世間稀 地滅天誅報應奇 逆子忘恩將父弑 奸臣亂國把君欺

一切犯上無天日 多少糾察有神祇 未舉此心先細想 水源木本可忘之

唐王題詩已畢 不覺又往前走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凶漢拷打鄧都城 女人悲啼血湖池

話說君王離了報應司 前到一個塘子邊 只見那水半黑半紅 臭不可聞 司官前來

接駕 王問曰 此水叫何名色 答曰 此乃污穢司在世人不潔淨 將惡濁水漿流酒

佛殿污穢經壇 或者煮狗殺貓 異樣飲食 又或女人身上不潔淨 在灶面前洗浴 如是

等罪 在此報應 容臣奏來

有女人身不潔 井灶洗浴 二世裡血崩病斷送殘生 吃魚腥進經堂 禮真朝斗

二世裡生病痘常掛胸前 吃狗肉及牛肉 看經念佛 二世裡麻疲風臉腫 筋疼

行房事進經堂 朝神拜廟 二世裡疝氣病 永不安痊 這唐王聽完了 留傳詩句

勸世人心向善 遂要虔誠 詩不存好心行善良 過多功少反招殃 潔誠只在我心內 污穢何須人面藏

為惡空燒千張紙 欺心枉費萬年香 神仙本是清淨主 豈受人間枉自賍

話說君王過了此司 又見一個荒陂 兩邊俱是大塘 悲風習習 冷氣森森 王問接駕

司官 此是何地方 為何世人在此啼哭 答曰 此乃孤栖墾世人無罪者 一直過去不

過 微微洒淚 若非無罪者 就被這注風吹入水中 又冷又餓 永不起生 故在此啼哭

王曰此等人在世是何罪孽就應此報司官曰待臣奏來

世上人兒心腸歹種種行為沒正經父母在世不孝敬

兄弟同居時時怨心非禮懷不仁對个賢妻不說好

嫁得好夫如魚水反地作見起孤心多生幾個兒和女

家中廣有麥和米任他撒地不做聲今世為人真如是

唐王聽罷將頭點頭詩又勸世上人兄弟須要連同氣

詩陽間罪孽人自造陰司報應急如梭銀錢米穀多耗費

父母年高勤侍奉夫妻不睦轉調和地府孤栖受折磨

話說君王過了孤栖壑就有一官員前來接駕君王看見

但覺耳內呼呼响陣陣狂風把眼迷一所衙門多凶惡

君王淨觀心內想此處刑法算出奇何等人在此受罪

王曰此處何地冥官曰此是酆都地獄王曰答曰容臣奏來

獄官細細來奏主聽奏受罪這些人假充邪神將人哄

毀謗聖賢拆廟宇行凶作惡打街鄰特勢慣好欺良善

若是罪滿脫生去二世為人更不成假降邪神哄人者

喝風罵雨有報應二世中風不語人悔罵聖賢拆廟宇

打街罵巷欺良善來生化子討飯吞總然皆有輪迴理

詩幽冥有獄號酆都拷打凶魂刑法殊每日三推橫霸漢

終朝六問凶惡徒

生前勢力今何在 死後身受法律誅 奉勸世人須向善 免沉苦海墮三途

話說君王過了此地 又往前行 抬頭見一刑法 甚是古怪 君王異之

罪人却放在中間 獠牙鬼卒站兩邊 拾起純鋼鋸一個 罪人啼哭著 振天

看看將人鋸兩斷 滿地碎肉血如泉 君王觀看渾身戰 心內恹恹問甚因

司官答曰 此等是奸淫無度 起心不良 故此受此鋸解之罪 王曰 後事如何 答曰 聽臣

世間萬惡淫為首 男女通奸了不成 女人和奸欺夫主 公婆就是眼中釘

恐怕公婆知道了 暗起毒心害婆身 吵得公婆分開去 又怕丈夫得知情

千謀百計畫了策 總想毒藥害夫君 丈夫被他活害死 又叫奸夫起毒心

奸夫聽信挑唆話 回家踏躑枕邊人 朝打暮罵來作賤 百般休逼沒良心

兩人作害成一處 只望長久過光陰 誰知老天報應速 各想前情各疑心

男子疑妻行不正 女又恐夫搭外人 男人想害這妻子 女人再想害男人

詩 這樣男女罪太過 因此來受鋸解刑 君王聽罷前後話 趙詩八句戒奸淫

奸淫冥報寔無窮 奉勸世人各要通 百種罪愆由此起 萬般惡孽在其中

當思色敗成何益 回想情濃總是空 堪笑人心不悛改 冤家偏遇對頭翁

話說唐王離了此地 往前行走 漸漸昏黑 王曰 天晚了 歇下罷 只見一官接駕 答曰

這是黑暗地獄 不是天晚 隨取出眼鏡 與唐王帶着 只見有一座城池 內中悲啼不

絕 王曰 這是為何 答曰 容臣奏來 此地終朝無天日 昏昏慘慘黑沉沉 到處鉄樹細鋒刺 撞着此兒就指身

滿地俱是鉄針刺  
只是貪財虐百姓  
試看此身從何得  
此等之人無天理  
犂不動時將棍打  
由他生灾多疾病  
未曾下雨先叫喊  
詩黑暗獄中一座城  
變牛受盡犂頭苦  
話說唐王過了此處  
官接駕唐王曰。這此善人如此未知他的來生結果如何。答曰。聽臣奏來。

若果舉步寔難行  
那管死活不留情  
怎不孝順敬雙親  
打入此獄受苦情  
殺死剥皮又抽筋  
也是駝重不駝輕  
就同咒天罵地形  
終朝每日暗昏昏  
化蛙原因造孽成  
世人若不回心早  
樹有鋒芒貪官慎  
君王聽罷一夕話  
恨天罵地罪不小  
逆天就把驢子變  
奸臣罰去把牛變  
久不下雨將天咒  
世上還有忤逆子  
為官口吃君王祿  
不思報國愛黎民  
全沒天理喪良心  
若下多日又恨聲  
耕種五穀養黎民  
與人駝載趕路程  
變个青蛙水上行  
題作詩句勸後人  
地多針刺逆兒噴  
永墮地獄不起生  
人往來行走有司

有等存心修道路  
有等賑濟因功大  
又有誦經念佛號  
又有放生戒殺者  
又有義夫與節婦  
世間多少受福者  
主又問世上有先貧後富又有先富後貧却是何故。答曰。此是自作自受。聽臣奏來。

扶困扶危救孤貧  
敬重三寶與六親  
飛禽走獸也沾恩  
為人能全綱常心  
俱是修得樂道人  
又有先富後貧却是何故。答曰。此是自作自受。聽臣奏來。

出門不要自行走  
來生必然大富貴  
若還力行無罪過  
此等人兒修天道  
這等人兒得正氣  
來世福祿耀門庭

人夫轎馬前後跟  
天地神明俱敬欽  
二世去做安閑人  
二世享福壽康寧  
來世福祿耀門庭

來世福祿耀門庭

來世福祿耀門庭

富貴本是兩樣理 須要前生積善因 今生為人也要好 培植心地享太平

若是倚財行刻薄 折盡富貴又遭貧 現在貧窮廣積修 暗賜福祿到門庭

善緣是作終身寶 德行就為子孫金 只得修積分貧富 那怕人間用巧心

王又問曰修積二字富的繞可行如貧的將何修積答曰聽臣奏來

舉心動念是一般 無論貧富在心間 有的千金不介意 魚的半文總教難

富的如能將前作 窮的那能得周全 豈知以力修積者 更比以財修積難

君王聽奏點頭想 留題詩句讚善人 忠臣千載垂旌表 孝子萬年作品題

詩多少修善人不知 冥間註定復何疑 貧憑精力富資助 功可昭昭福可期

種種立功天地喜 般般積德鬼神嘻 君王將詩句題完 又往前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管理司官五七樣 細述阿鼻十八層 若王正往前走 又見二官員接駕王問曰卿等所管何事答曰臣等所管對讀經文

司王曰為何有童子執籙引路者又有上枷鎖鬼卒押解者是何故答曰容臣奏來

世上有等男和女 存心皈依受法門 又有和尚道士輩 身在法門心不誠

此回與他對經典 細查齋戒可誠虔 若是兩項心誠寔 童子執籙引路行

送往積善人家去 註福註壽去投生 若是念經多錯亂 打在陰山難超生

查着吃齋心不淨 送往別處受苦刑 君王聽罷司官奏 題詩又勸世上人

詩多少行善人不修 痴心只向法門求 經文錯亂難為對 齋戒不真自招尤



假借佛門逃罪過 須存善念免沉流 人心只依天心做 一心皈依佛道傳

話說唐王同二判官往前行走 只見陣陣寒風吹得毛骨悚然 只見一官接駕王曰

卿管何事 答曰 臣所管寒地獄 王曰 這是何等之人受此報應 答曰 乃是那取魚

的執絲網的 造作漁船的 打獵的 支圈網 安地弓 毒害生靈 俱在這裡受此苦報 君

王聽罷 不覺題詩一首 於幽冥之中 以示垂戒之意 詩曰

寒水地獄冷浸浸 刺殺罪人鮮血淋 好作漁人害水族 慣為獵戶傷山禽

招罪此世沉淪死 轉劫再生虎豹身 欲脫苦難須痛改 何難福地不同登

君王辭了司官前行數里 又見二官上座審事 下邊設盜兩樣刑法 真是奇異

直豎一根木柱子 一邊垂定秤一杆 銖鈞穿透人背骨 吊起身軀一大團

那邊也立直木柱 捆綁罪人倒仰翻 鬼卒上前晃一晃 手執尖刀破胸膛

君王看了心不忍 急問接駕是何官 二官答曰 臣管抽腸司 秤杆司 王曰 何等

人受罪 答曰 此乃世上人才拐掣騙 丟包 剪路 又有替人告狀 挑唆詞訟 破人

家 坑人性命 在此受這苦刑 再聽臣奏來 世上有等盜賊人 都是打劫下毒情 不管貧富人好歹 劫物到手壞良心

若遇經商投客店 燒起悶烟盜金銀 來此受這秤杆罪 二世脫生病纏身 時常帶有心疼痛 絞腸痧症赴幽冥 君王聽罷題詩句 勸人莫犯此等刑

詩世間為盜賊 剪路又丟包 不管人貧富 還將悶烟燒 秤鈞穿住脊 尖刀腹內絞 做此營生者 急急回頭早

君王辭了二司又行幾里見一官接駕王問何官答曰臣乃水府糾察御史唐王只  
 見波浪滔天屍骨滿積問曰此是何故答曰此乃江湖上圖財害命這些人在此受  
 罪王曰這受罪人或是害人者還是被人害者答曰那被害之人已在枉死城去了  
 此乃是害人的王曰這些人後事如何答曰此等人要待善人在世或作水陸大  
 懺或又遇大赦方可出獄然亦不過變牛馬填還究無了期君王聽罷作詩勸後人  
 詩奉勸江湖人要賢存心切莫貪銀錢圖財只顧眼前好害命造成死後獄  
 伊落江心容易轉你留水獄遠牽纏縱然逢赦能僥倖變畜還錢世世連  
 那時君王過了水府走了半里又見一樣刑法甚是凶惡  
 無數鬼卒紛紛亂個個提叉往上梭下面設立一鉄架  
 鬼卒架內燒起火內有滾油大翻波手拿罪人把衣脫  
 扯起只往鍋內梭噉呀一聲不見他君王聽了唬一跳不知何罪受折磨  
 王問曰此等是何罪受此惡刑答曰此乃明火大盜劫財害命貪官污吏燒人房屋  
 屠宰牲畜得受此罪在在世明火為強盜路上擄搶把人傷  
 賊官貪銀良心壞屠尸宰殺為生理  
 此來受這油鍋罪二世投生有災星疾病多是搭皮爛  
 即或祈求稍減點流痰火毒不離身司官發完一夕話  
 王曰只見世上人病有調治可以愈者這是何情答曰醫只可醫假病有真病名為  
 冤孽非修身悔過怎能得好君王聽罷隨口即吟

但知造罪孽

真病難醫好

倘若醫假病

酒不解真愁

話說唐王過去行不里許

又見下面設玄兩樣刑法甚是利害

只見那

鬼卒踉起鉄確嘴

罪人捆送入鍋中連春帶搗五六下

不覺春碎骨成膿

寬寬大大一个磨

周圍却有一丈圓

將人捆綁頭朝下

鬼卒用力來推轉

喊聲不住磨裡邊

聽得磨聲連連响

君王看見正要問

接駕司官跪面前

王問這些人因何受此

苦報答曰此乃殺生害命三元五臟不行善事專好奸淫嫖賭俱受此報聽臣細奏

初一十五三皇戒

理應焚香拜聖賢

冥府設下磨與碓

和尚吃酒並吃肉

奸淫嫖賭念假經

可恨世人這般惡

頭暈眼花耳又响

就是碓磨跟着行

兒咒罵罵不安寧

詩幽冥設碓磨

谷米春不過

只見凶徒棍

專打造惡人

五臟無惡善

三元不弥陀

此中受苦罪

時聽咕嚕魔

君王過了此二獄

走了半里只見接駕官生得一様古怪

黑漆臉兒光又亮

碧綠二眼似流星

血盆口配火扇耳

君王看了心頭怕

不勝戰慄問原因

司官答曰此乃阿鼻地獄

計一十八層就有一十八等人在此受罪王曰是何一十八等答曰聽臣細奏

八等答曰聽臣細奏

十八層臣弑君死難轉劫  
 十五層媳害婆婆造逆非輕  
 十二層女弑娘全無日月  
 第九層兄滅弟手足不親  
 第六層罵聖賢拆毀廟宇  
 第三層做貪官欺君害民  
 王又問曰此等人到底受刑後如何結果答曰聽臣再奏  
 人若受此地獄苦 莫想來世又脫生 此處刑法雖不見  
 蜈蚣壁虎將人咬 毒蛇蝎子螫人疼 出氣又吸人的氣 九種變物令人驚  
 若是有日來放出 不見脚手沒眼睛 皆因造下弥天罪 永墮地獄不超生  
 王曰此等人萬無不脫身之理答曰待臣再將放生簿子細奏出來  
 遇天赦進地獄罪孽減等 方能脫離此獄畜道超生 臣弑君子弑父將牛來變  
 出母胎遭棍打老來抽筋 弟弑兄脫生去變个黑狗 看家門守家戶替主留心  
 妻謀夫女害娘將鳩來變 每日裡只防死直到黃昏 淫和尚奸人去投驢子  
 掛素珠在尾後還是善刑 圖財帛害人身將猪來變 被屠戶來宰殺即剖肝心  
 兄奸妹脫生化將鴉來變 腦心窩指出來不認六親 小奸大脫生化變作蛇子  
 是人樣是人形活比畜生 這就是脫生的阿鼻地獄 一一的細奏來與王聽聞  
 唐天子聽罷了司官所奏 題詩句在獄前奉勸世人

阿鼻名傳世上奇  
地獄之中有誰知  
千年受罪無生路  
萬載沉淪少出期  
畜類也難來故處  
人身尚可想回時  
這樣惡孽居然造  
不識人心怎自迷

話說唐王辭了此獄  
又只見前面二官司座下  
邊兩個刑具不知何用  
這道直立數根柱  
鋼鉄打成內裡空  
鬼卒不住將添炭  
上下光亮內外紅

罪人網綁抱柱上  
心疼口喊徹天宮  
罪人个个只叫苦  
放火燒炭不住風  
再將罪人看一看  
筋骨成灰體無踪

君王見二官前來接駕  
因問曰此是何等人  
得此苦報後世如何  
答曰聽臣奏來  
鐵柱鉄床刑兩樣  
專煉世上昧心人  
暗行毒害將火放  
燒人房屋精打光

明賭假咒將人咒  
騙人銀錢沒良心  
凶手好打傷人命  
將身損人自焚身  
今生遭此刑兩樣  
來世為人苦一生  
或手或脚帶殘疾  
脚爬手軟不能行

君王聽罷這般理  
留得警句誠後人  
鐵床只就制凶徒  
鋼柱原來治惡霸  
種種報應人不怕  
件件作惡滿天下  
大都不改此間來  
難免身屍一齊化

莫使奸心放火燒  
休教磕騙把人詐  
話說君王過了鋼柱鉄床二獄  
又見二官上坐下面男女女  
一个扯一个手拿酒

肉果品之類同在鏡台前  
對証王問曰這是何故  
如此二官答曰臣所管  
糾察毒

謀司清白冤枉司那些  
人在世上暗使陰謀  
下毒害人陽世不得明白  
到此鏡台下

詳細分明王曰後事如何  
答曰聽臣奏來  
欺心暗害傷天理  
更比持刀重幾分  
藥下肚腸俱已斷  
七孔流血命歸陰

陽世不能分皂白  
 此等打入輪迴路  
 罪滿即是脫生去  
 君王聽得司官奏  
 詩圖謀不軌人難防  
 不圖仇孽今生解  
 話說君王離了二司  
 又見一所有三個女官  
 接駕只見有無數的  
 孩童無數的男女  
 或領一個孩童或領  
 五六七八個不等  
 又有一個都領不到  
 手的眼淚汪汪而去  
 王問曰這是何地這  
 千人為何如此  
 三寶聖母答曰  
 此乃子孫司是  
 世人兒女多少賢  
 愚俱在這裡領去  
 容臣細奏  
 領個龍虎榜中人  
 領個上等行孝人  
 領個債主去托生  
 領主相隨去投生  
 多領幾個好郎君  
 自盤算計過用心  
 這是父母無德行  
 無兒無女苦伶仃  
 再查他的輕與重  
 層層地獄受重苦  
 二世得個哽食病  
 留得詩句在陰府  
 昧己才能施巧計  
 只願目前多遂意  
 層層地獄永收藏  
 清白按律定罪名  
 殿殿台前去典刑  
 又喘又咳過光陰  
 勸人切莫用虧心  
 喪良方設毒心腸  
 清白按律定罪名  
 殿殿台前去典刑  
 又喘又咳過光陰  
 勸人切莫用虧心  
 喪良方設毒心腸  
 若是在此領兒女  
 若是為人能周濟  
 今生若是逆父母  
 一生苦趕又苦省  
 不管父母無何有  
 惡的養個死一個  
 此處領個呆子去  
 一報要還他一報  
 此中因此有兩樣  
 查看善惡重與輕  
 領個賢孝好郎君  
 還是領個忤逆人  
 兒女債主得現成  
 吵鬧今世不安寧  
 無兒孤苦老來貧  
 痴聾瘖啞不像人  
 才有子孫這樣人  
 細奏吾主得知聞

或有男子是和尚

也因前世有夙緣

或是為人孝順

應當絕嗣沒子孫

世間兒女這裡定

那能錯得半毫分

為人若是守本分

輩輩留傳好子孫

君王問曰那女官在那台下又是為何聖母答曰那是奶母按他領得男女多寡散

給乳汁多少前去脫生又只見捆綁無數女人前面俱有一個碗蓋的似湯非湯似

水非水有一鬼卒執一小刀向那女子心上戳一刀血流滿地鬼卒又向無數孩童

匆匆議論各與小刀一把才分散女人領去王曰這又是做甚麼的聖母答曰那

是墮胎人世上有那婦女與人私交身有孕吃藥打胎若墮一二月者或可無妨五

六月四肢已分關係性命故在此定報應那被戳出血者即是用藥之人那刀與小

孩即是打下之兒此處付刀與他領去來世伊母臨盆時刀割母腸以償前命君王

聽罷提詩一首

好歹賢愚各自由

豪富欲多求不得

貧家願少生不休

詩今生子孫前世修

果報臨盆命去

世事紛紛真可嘆

有心墮去後難求

無辜造孽將胎打

君王辭了子孫司

再往前去欲知後事

如何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五司官驚跌唐天子

眾孤魂大鬧枉死城

話說君王辭了三霄聖母走來里許就有一官同着大力鬼王叫聲接駕將唐王唬

了一跳如同打雷司官奏曰此乃大力鬼王君王只見他

一雙怪眼綠又亮

兩道朱眉吐烟霞

藍靛臉上花斑點

血盆口內露獠牙

鸞頭鼻子高又大

兩只金環在耳掛

鬼裡晃蕩高二丈

兩手粗長似鉄爬

渾身猶如黑漆染  
青筋暴露把刀拿  
虎皮戰裙腰間繫  
雙足却似鑛鉄塔

一聲驚動唐王駕  
君王正在沉吟只見

口稱接駕來了五个鬼王形樣各自不同

寬皮一個上天藍色  
張開大口非尋常  
一雙圓眼如珠寶  
此為東方青帝鬼

腰中倒掛青鋒劍  
鬚鬚濁亂似鋒芒  
滿面鮮紅賽火光  
鶯頭鼻兒潤大嘴

紅鬚倒豎天生就  
赤髮長稍丈二長  
坐鎮火牢為鬼主  
鬚遮大嘴潤五寸

青紅眉毛瑪瑙眼  
滿頭黃髮身高大  
面目灰白似病形  
西方使者金德鬼

滿頭黃髮身高大  
手內拿着金瓜斧  
斜豎兩眼亮又明  
渾身肉色紅白點

這一個髮如麻線  
鍋底臉色起亮光  
此是北方黑色鬼  
一張尖嘴長二寸

烏黑頭髮如麻線  
一口獠牙露唇外  
滿腮鬚鬚往上踰  
一對銅鏈腰中插

那一個臉生五色  
渾身肉色似黃金  
氣象凶猛虎豹形

頭面橫粗眉似刷  
雨隻怪眼賽流星  
一頭戴白巾長五尺

位居中央黃色鬼  
來接唐王紫微星  
正欲行走忽見又來一人

君王看罷五色鬼王  
低頭無語心內又驚

晃蕩身體高三丈  
一色打扮粉白形

刮骨臉上白又亮  
斜視二目甚光明

披下耳旁分八字  
吾王又覺心內驚

又見一座城高大  
怨氣騰騰冷冰冰



王曰：此是何地？答曰：枉死城。抬頭一看，門頭上木字二字。君王觀看，只見有

無數男女和少婦，个个打扮不同形。男子頭戴冠似冕，女子身穿羅衫裙。

不是麻繩便是帶，个个含悲叫可憐。君王觀看這些鬼，不解其中袖裡情。

王曰：這些男女為何答曰：此乃木字。這些人是在陽世上帶死的，孤魂皆由在生心。

高氣傲不受教訓，驚公唬婆詐夫坑人。臨命之輩，王曰：後事如何？答曰：聽臣奏來。

女子不受爹娘訓，媳婦違傲公婆心。好吃懶做行不正，還說父母不是人。

公婆未曾說幾句，惡言回答了不成。夫主說的是好話，尋死撒潑咒沉沉。

捨着一命來弔死，破人家產坑夫君。這些婦女心腸歹，永墮此間不超生。

又有男子心不正，磕騙銀錢沒良心。債主討銀說幾句，就把性命却來拼。

捨生一死累債主，驚動官府驗尸身。這等弔死傷天理，永在木字受罪名。

又有好人遭橫事，種種是非辨不明。七思八想魚可奈，昏昏也做弔死人。

此間受罪如陽世，滿罪之時再查情。又有無靠來弔死，是他前生勒殺人。

今生冤鬼來要命，無故才有弔死情。待至木字受罪滿，方能脫生再轉輪。

此輩受過木牢苦，二世為人多難星。不是得个吐血病，就是嗽啣過光陰。

司官奏罷木牢事，君王題詩在幽冥。欺心枉自傷天理，尋死當然困木牢。

詩奉勸世人心莫高，休將性命等鴻毛。當前若把心安定，庶免後悔在今朝。

繩帶不離項上繫，衣衿做壞心中焦。唐王題完詩句，只見前頭門上橫掛着火牢二字。君王去看，但只見

一牢烈火滔天紅 赤光內映碧空中 受罪各往裡面死 那見尸骨入棺中  
 渾身燒得皮肉捲 盡是烏焦又巴弓 唐王觀着心不忍 此等造孽何無窮  
 司官答曰此是火牢 這些乃是殺人放火 刻薄成家傷生害命 遭天火焚燒死後在  
 此受罪 王曰後事如何 答曰聽臣奏來 世上有等不良輩 殺人放火出他心  
 暗燒房屋將人害 無故燒山絕生靈 此等人兒天有眼 多遭烈火化自身  
 陽世未絕魂先死 來在此牢受罪名 過着天赦將生脫 二世一生有灾星  
 罪重得个麻風病 脫下一層又一層 眉毛墮落鼻柱塌 走到人前个个嫌  
 罪輕或可減一等 脫身打獵在山林 君王聽罷司官奏 題詩奉勸作証明  
 詩須知損人惟利己 造下冤孽無窮幾 積來罪案如山重 去受祝融大火洗  
 人生不可滅良心 身體難逃遭惡死 永墮此牢難脫生 遇有天赦才可起  
 話說君王題完詩句 只見前面門上掛着金牢二字 但只見烘的一聲 跑出千  
 萬萬有頭及腦有脚魚手 有眼及鼻的 或是提鎗持刀 披甲戴盔 蜂擁圍住唐王 扯  
 的扯拉的 拉判官管司也 難禁止 唬得唐王昏倒在地 只有大力鬼王走來 大喝一  
 聲 該死餓鬼 還不撒手 眾鬼方才不敢動手 仍面面相覷 不肯甘心 放那唐王過去  
 判官扶起唐王 壯去奏知十五王 將眾鬼拘到殿前 問道 你等有个甚麼大干係  
 甚麼大冤屈之事 從頭一一說上來 眾鬼答曰 十五王爺容稟 我等是  
 當兵丁入營 伍苦說不盡 今日裡將下情細訴 爺聽 有元帥查院 伍點起花名  
 拋父母別妻子 要去當兵 到軍前安營 寨埋鍋造飯 到夜來去巡更 誰敢慢心

打仗時着刀槍中箭傷命 頭一仗身一邊尸首碎零 家庭內眼巴巴望我回轉

到今時父母妻所靠何人 唐天子來這裡正好講理 放我們轉輪迴也好脫生

十王聽罷說道你等雖有苦楚但不可造次而行又吩咐崔判道你可奏知唐王這

些人也是為國亡身理應賞賜伊等金銀財寶多做功果超度以便施德放他超生

而去判官領命不題且說唐王得判官扶起之時又往牢裡去看還有無數冤鬼

斧傷腦蓋刀刺心 手提人頭血淋淋 咬牙好似疼難忍 閉目搖身不住停

君王又把司官問 這些鬼魂為甚情 話說司官答曰這等人乃是世上行凶打架提刀拿斧兩相拼命又有起意殺人受

刑身死在此牢受罪王曰後事如何答曰聽臣奏來 世上逞凶滋事漢 兩相對理把氣爭 此等人魂雖做鬼 時常受罪四處

又有生前受人騙 持刀動斧損自身 遇着天赦方減等 脫生二世有灾星

又有好人遭凶死 只為言語兩相爭 謹防凶手行逃走 刀斧傷身送殘生

要來此處等罪滿 待到罪盡去脫身 君王聽罷司官奏 題詩幾句勸人心

詩動刀動斧兩相爭 枉死城中受罪深 可歎世人心不悛 凶徒何日盡歸真

話說君王題罷詩句只見崔判官帶着眾鬼回來對唐王說起十王請他賞賜銀兩

再廣行功果超度詳奏一遍王曰功果自是要做金銀仍要待回陽之後送來便了

判官曰不須如此現今寄存司近有一陽間善人姓相名長者寄下十餘庫金銀吾

王要捨何不暫借兩庫散給眾魂王曰如此更好即便寫了一紙借約遞與崔判官

速請大力鬼王及五司鬼王到寄庫司投文開庫發銀運至枉死城中取出寔冊按  
 名散給自辰至酉方才散完眾鬼各自散去王曰寡人有詩一首請給府門  
 詩只為到此對理來 一遇冤魂訴苦文 俯念其情真痛也 追思往事寔哀哉  
 救生多得十王力 普濟全虧寄庫財 待到為王回大地 積修功果啟塵埃  
 話說唐王題完詩句又只見前面門上橫掛着水字二字但只見  
 一片汪洋皆是水 四下波翻映日明 到處俱無舟共筏 一望無際令人惊  
 屍骨成堆有千萬 猶如浪渣水上行 層層疊疊無定處 隨風蕩漾似浮萍  
 君王看罷將言問 此等人兒是何因 女人惊唬公婆好吃懶做跳水淹死之輩  
 答曰這千人乃世上心性急的投河喪命 捨命投河赴幽冥 姑娘為打父共母  
 在此受罪王曰後事如何答曰聽臣奏來 他說生事罵他身 願捨一命去投水  
 男子居心受人騙 尊長指教是好話 來在這裡不脫生 又有被人推下水  
 這等人兒罪本大 等得那人來到此 抵他之罪去脫生 又有好人跌下水  
 這是前世將人害 今世冤魂纏他身 奉勸世人要改心 脫生多有手腫病  
 君王聽罷題詩句 背天害理行不良 身體甘願填溝井 冤魂到此受飄蕩  
 可惜一身歸魚腹 堪怜千載沒收場 皆因一念來差錯 萬劫難修到生方

話說君王題完詩句往前又走抬頭只見有土牢二字橫掛門上往內一看

土塊疊成千百个底下壓了許多人

兩手在地扒與撐要想爬出萬不能

司官答曰此等是陽間挖牆掘壁鼠盜竊偷人財物逃去他鄉全不顧父母拋妻別

子又遇牆倒土壓石打沙陷而死送在此間受罪王曰後事如何答曰聽臣奏來

挖牆割壁為生理圖進人家盜金銀

自己父母也不管家有妻兒不關心

就是逢赦有輪轉去變老鼠土內藏

君王聽得司官奏題詩規戒做賊人

詩只纔石板壓凶囚盡是雞鳴狗盜人

時時空閑將心喪常常鬧風起意謀

君王吟詩已畢五司各官將王送出枉死城外齊稱我主回去大行善因超度起此

枉死孤魂或有出外當兵之人丟下父母妻子主上須加周卹方為生順死安王曰

今日多蒙眾位扶助待孤家回陽之日一遵行說罷兩相分手各官回城君王問

崔李二判官再往前行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卷分解

挖牆為生消歲月割壁作事度春秋

陽世遭逢土打死陰曹受苦萬年留

齊稱我主回去大行善因超度起此

主上須加周卹方為生順死安王曰

今日多蒙眾位扶助待孤家回陽之日一遵行說罷兩相分手各官回城君王問

崔李二判官再往前行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卷分解

大字  
足本  
唐王遊地府 卷下

第八回

枉死城外還有獄

天生橋下回轉陽

話說君王離了枉死城

里許只見有二官前來接駕

下邊設立兩樣刑法

這邊設立一棵杆

罪人捆綁柱上存

一个鬼卒前面立

手裡拿着一把叉

用刀挖開罪人口

鉄鉤伸進把舌割

拿起小刀晃一晃

割了舌頭挖去牙

那邊也是立一柱

捆綁罪人背交加

鬼卒也是迎面站

看來又是一樣刑

一把尖刀拿在手

只向罪人剖胸膛

周圍用刀削一轉

不禁又把眼珠挖

君王看罷心默想

這樣刑法苦無涯

王曰此等罪人是何果報答曰臣乃拔舌挖目司管一切說嘴弄舌顛倒是非挑唆

詞訟破人婚姻到此受拔舌之罪又有見人美色就起淫心見財物就起偷心到此

受挖目之罪王曰此兩等後事如何二司官答曰容臣一一奏來

敲嘴弄舌將人哄挑張唆李搬是非倘若人家有口舌伊來從中作禍根

這邊說的那邊話那在中間得金銀弄得兩家生嫌怨又在中間做好人

若是二家去告狀他在中兄弟不相親有等女人也如是加油加醬了不成

挑人夫妻日吵鬧弄人兄弟不相親搬人父子不見面唆人妯娌兩離分

般般利口傷人語種種說話弄舌根此處來受割舌罪脫生後世有灾星

割了一半舌尖去二世說話聽不真若將舌頭割吊了定是啞吧不做聲

此是口過輪迴苦

受的報應罪不輕

見人東西暗偷去

明賭假兒瞎眼睛

將他二目都挖去

采生走路黑沉沉

見人美色生淫念

挖出眼來挑瞳人

不肯指路與人走

挖去一隻獨眼睛

好吃懶做這裡到

罰他受苦也該應

君王聽罷司官奏

題詩幾句勸世人

今朝巧弄人間事

他日定受冥司究

詩天道明明不得休

世人何故不回頭

人生切早自當醒

免到臨時事折週

見色生淫宜有報

損人利己怎無憂

人坐切早自當醒

免到臨時事折週

唐王題詩已畢又往前

走只見一座高山橫

攔無路望山前看去

其中道路甚難行

只見高山多峻險

並無芳草與茂林

青綠紫紅光閃閃

勢如瓜滾命便傾

往來之人步難穩

个个爬身手足行

大半翻身朝下墜

問道高山是何名

十中只有一二个

安然穩步把路行

君王看罷忙止步

問道高山是何名

話說崔判答曰此山名

為滑油山又名險惡山

善人走得惡人難行

王曰朕可去得

答曰我主放心及至近

山只見有千萬層刀

共朝上有四个人一

齊滾下山去二个

跌在刀上二个滾在刀

傍王問曰下面如何

是刀判官答曰下面

乃是刀山地獄跌

在刀上之人乃在世

存心奸險暗偷人家

物件明賭假兇手折

脚倒到此報應王白

後事如何答曰聽臣

奏來誰知報應不差

分此處滾落刀尖上

跌斷手足割斷筋

只說假兇將人哄

二世為人有灾星

傷着頭來頭有病

傷着背兒爛成坑

此等人兒超生轉

傷着脊骨生搭背

此乃刀山報應苦

不在刀中一干人

詩 因他在世不好善

此山遠看不多高

萬劍不穿行善輩

話說君王那時行過了

並無沙石又無土

空有其數千萬象

司官一傍將言答

或是子孫祀先祖

或有預修來寄庫

此等雖然做好事

君王聽罷司官奏

詩 一座高山名破錢

只見敬神神不佑

話說君王題罷詩句

庫填還金銀之事

方人為何有這許多

氏家道貧寒男的挑

積得一十二庫陛下

到此刀山真可恨

上有滑油下有刀

尖刀只戳惡人腰

滑油山行來半里

好似密密同魚鱗

盡是破碎不成形

我主今且聽奏明

誠心焚化金共銀

金銀廣多化不均

豈知半點無善行

題詩奉勸化紙人

層層疊疊勢繞天

但知寄庫庫何填

見司官上前朝見王

曰卿管何事答曰臣

所管一切善人寄

皆因急欲成功過

嗣後切囑焚燒者

君王聽罷一夕話

善者登臨全不惧

世事靜觀無不報

只見有一山同魚鱗

近看全是錢式樣

君王看罷將言問

此乃世上燒錢紙

又有酬神將還愿

又有一等用棍撥

故此積成山一座

非是居心敬不虔

不可挑撥是自然

王曰這財主是何

姓相名良妻子李

就請僧道寄送于

此現今已

未便交納不如請

題詩奉勸世間人

奸刁止步罪難逃

好修良善把名標

滾滾金光耀眼明

此山如何是破錢

輕輕急急不留心

不管化的清不清

性急還用扇來搨

銀錢成錠無一文



下還陽之後親交相良收清更妙遂將唐王所立欠約呈還王曰朕回陽自必清償無容清奏遂別了司官前行里許見兩路俱是大路王問判官往那一條路去答曰左邊乃是陽山右邊乃是又轉陰界請主左邊前去君王依奏只見紅日當空一陣熱氣蒸得君王渾身是汗二判官恐怕唐王迷糊再將前進瓜借銀各項之事從中再奏一番唐王曰孤自留心來至山下有一官員請主舖內請坐王曰卿管何事答曰所管回春舖王曰孤家口渴不過得茶一盃方好答曰茶不便益酒是有的忙斟一盃進與唐王一飲而盡說道好酒連吃三盃還想要吃司官曰世上善人只得一點嘗嘗今主上已過三盃再不有了王曰此酒何名為何這樣好吃答曰此酒名為回春酒有詩為證

要知此酒問根芽

兩朵梨花密種插

隨風資生却有汁

似雪發育寔無渣

傳留自古須坤道

遺產于今在女娃

佛像神仙皆飲過

人從襁褓豈離他

話說唐王此時神清氣爽離了回春舖走來至天生橋上倚靠欄杆坐下只見崔判官拿一封書呈上說道這是臣回覆魏丞相之書請主帶回陛下還陽須要大行善

果切切不可將借銀進瓜之事偶爾忘却了唐王道不須叮囑將書收在袍袖內一

轉面見橋下金魚撕打唐王正在看到好處不期二判官將唐王盡力一推跌入水

中淹得唐王大喊大叫救命起來崔李二判官回轉陰府去了不提且說金鑾殿上

王棺之中忽然霹靂响動聲音儼然唬得皇后太子妃嬪文武百官一齊忙亂惟徐

勣早知道是唐王還陽上前令金瓜武士將棺攙開扶起唐王但見滿身金汗淋漓

抬進後宮調治。唐王三日內訴說之言。俱是陰間之事。魏徵命官吏書錄以傳後世。孤家前日去打獵。走至月宮橋一座。丞相之書來投遞。城隍衙門常審事。望鄉台上回頭看。迷人舖前偏口渴。河中建造橋三座。五殿堂前去對理。先看十王轉輪處。細看男女為婚處。污穢司中是臭水。黑暗獄中四般苦。寒冰獄中無人語。碓礮二獄刑何慘。兒女子孫因果定。木牢本是吊死鬼。圍定孤家不肯放。

一出朝門領三軍。回看三軍影無形。他保孤家進幽冥。三拷六問重加刑。觀見皇宮內院人。賣茶女子笑吟吟。金橋銀橋放光明。封去老龍許進瓜。六道四生跳坑渠。嚷鬧紛紛討債的。孤栖墜上哭啼啼。女人悲啼血湖池。破抽肚皮像割雞。永不超生是阿鼻。墮胎報應定無私。焦頭爛額火燒司。惜得金銀兩庫藏。

過着惡犬千千萬。正當獨自往前走。追魂三官查生死。一去到了思鄉嶺。狂風嶺前風瑟瑟。不吃茶湯向前去。下有奈何橋一座。二判保朕遊地府。轉劫發放多清白。掠剽增添分輕重。鄼都拷打行凶漢。忠直孝義真可好。水府獄中屍蕩漾。銅柱鉄樑煉火盜。枉死城中牢五座。金牢冤鬼千百个。普濟眾魂各散去。

眾軍打退讓孤行。鬼門關前推判迎。發票差來捉世人。男女啼哭痛傷情。背陰山後冷冰冰。惡水河邊令人驚。中間善惡有攸分。建成元吉訴苦情。孤王又到衣祿司。報應雷鳴世間稀。男女鋸解報無私。積善修德福祿齊。滾油鍋內人如泥。分別冤枉明鏡奇。金木水火土五司。个个討命訴苦情。又才轉路到水司。

王牢壓入無人樣

各官送朕出枉死

割舌挖眼是非處

朕與世人留下詩

滑油山下刀山獄

造罪之人難逃此

破錢山畔寄庫所

金銀本是自修持

轉陽山上熱不過

回春舖內酒味奇

天生橋下魚撕打

忽然跌在冷水池

多少因果都看過

無邊凶惡受刑拘

君王昏迷三日上

忽然惊醒轉回陽

地獄見了多多少

果是前後盡細詳

話說唐王睜眼一看

只見皇后太子妃嬪

內侍圍列兩傍

畢竟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回

遣官償還陰司債

發榜召來進瓜人

諸說唐王調治養息

三日後漸漸清醒

因問曰這是那裡

長孫后上前答曰陛下今

已回陽三日了

朕曰孤家只知跌在冷水池中

不知回陽已是三日

翻身起來向袖

中取出書信一看

又不是前日魏徵之書

只見封皮面上寫着

魏丞相全啟數字

王傳旨明日早朝

大會文武百官

內侍傳宣不提

却說君王問皇后

幽冥司司遍遊

獄獄盡看

只為不得回陽

今又得相會

不題次日五鼓

唐王升殿

百官朝賀已畢

王宣魏徵上殿

崔判官將丞相

書文交與他看

他與朕不離左右

保駕遍遊地府

相拿去拆看

保駕官將書拆開

眾目同看

崔珏修書三頓首

魏相用目觀仔細

字字行行寫得真

五殿堂前對罷理

查看吾主壽元何

接得華翰來示

不敢不遵命保主行

貞觀壽享四十六

大唐在位十三春

不料打開生死簿

小第一看吃一惊

屈指替主算一算 就是此時壽數盡 十王若是知如此 陛下萬難出幽冥  
 小弟只得生巧計 筆下生花啟聖明 四字改作成六字 一字之上添二橫  
 方才呈與十王看 多增主壽二十春 生前不能將主報 至今只望報君恩  
 吾主對着十王面 許進南瓜到幽冥 枉死城中遇冤鬼 眾魂圍着吾主身  
 陰司借得銀兩庫 普濟孤魂才得清 銀主原是相長者 江南杭州城外入  
 此人貧苦無名望 還銀須得盤問明 兩件事兒煩兄長 諫主即行不可停  
 外乞勸主廣行善 普濟世間死共生 專此佈覆呈尊覽 臨穎不盡恕罪名  
 魏徵看罷書信 跪伏金階奏道 陛下書上所許十王進獻瓜果 陰司借銀  
 等事 囑臣諫王 即行請主 細看書內之言 將書呈上 玉案 君王細看一遍 開言說道  
 朕的陽壽已終 得崔卿加壽還陽 此德實為難望 但朕看陰司果報 盡知陽間善少  
 惡多 朕欲出榜 戒勸天下 處處 但訪尋瓜果之事 寔為緊要 君王又問兩班文武說  
 道 朕前在幽冥所借寄庫銀兩 乃係杭州民人相長者之物 今何臣費解銀兩去還  
 他 尉遲敬德出班奏曰 微臣願往 王即草成榜文一道 勅禮部抄明白 次日又差工  
 部 選取高僧設壇 啟建皇醮 大齋 超度孤魂 又着兵部賑濟天下 陣亡兵卒官長之  
 父母妻兒 又着戶部普濟天下 窮民 傳旨已畢 百官散朝不提 且說敬德領旨到江  
 南 將榜文交有司官 星夜印造 分發各處 張掛 四處尋訪 並無此人 有一日 敬德出  
 公館 親自私訪 走至一小巷口 見一老頭子 年方五旬 有挑水桶 竟過前來 敬德即  
 喚公差上去 問他姓名 何鄉何里 做何生業 公差問明 稟道 他姓相 敬德即吩咐

公差替他挑那一担水桶領他來至公館敬德便問道你既姓相是甚麼名字妻子  
 姓甚麼夫婦二人做何生理從寔告訴本爵那老兒連忙跪下口稱大人在上小人  
 姓相名良妻子姓李小的挑水賣妻子打草鞋敬德聽罷叫道相長者你有好處了  
 因我主魂遊地獄被餓鬼扯住多承崔判官指引長者所寄陰司十二庫金銀我主  
 所借兩庫金銀今特前來奉償便命人速將金銀抬將出來那相老兒聽得此言噴  
 了一跳連忙口稱大人容稟

跪上半步將言稟 尊聲老爺聽端詳 小的雖然是姓相 夫妻素來最寒貧

小的將力挑水賣 妻子辛苦打草鞋 真是日無呼雞米 夜間並無鼠耗糧

身上衣服無寒暑 破產半間天照亮 從來沒有銅錢剩 那有兩庫金共銀

大人還須仔細訪 再行打聽姓相人 杭州住民千萬戶 恐怕同姓又同名

今日小人出此話 怕的大人錯還銀 相良說罷將頭叩 敬德開言把話云

敬德說下官訪查不差 你毋庸稍疑將銀領去 就是長者回道人還須別訪 小人

斷不敢錯收強至再三 決然不受敬德無可如何 因奏明聖上 替長者建立一府第

與二老過活稱為相府 長者謝道這是大人恩上加恩 小的夫婦結草難報 敬德又

恐相良懊悔即令杭州 有司官選擇地基即行興工 置買田糧又撥忠厚幹辦人員

四名與相良調理各務 諸事分派已完方才回朝覆命 唐王聽奏大喜 另頒詔書大

加旌獎相良夫婦不提 且說江南各官俱領了榜文去張掛 有青城縣將皇榜張掛

街首不一時烘動了合城 兵民百姓齊來看榜 只見上寫着



那個說  
看來還是行善好

切莫錯過亂胡行  
方可進獻五闔君

這今說  
從今須改惡

各自警戒要小心  
訪盡天下恐難尋

不言軍民齊講論

妻的劉全死表分明

話說劉全自妻子死之後把家事丟與李員外照管將兒女帶至舖內撫養到也

清淨不覺已過三年了這時正在舖內閒坐忽聽得外面亂烘烘他便走將出來

方知是眾人爭着看榜他也跟着眾人前去看看原來是唐王魂遊地府如今還陽

出榜勸戒天下之事及看至訪尋瓜種進獻五殿等論劉全不覺心內猛然想起昔

日妻子施叙之時那和尚所送瓜子一粒正是一面紅一面黑與榜中所說無異急

速回到家中將唐王赴陰尋瓜進獻等說細細告訴文人李員外得知劉全又說此

瓜種如今現在我家如果能結得瓜來進獻天子則功名富貴一齊俱到請問員外

此時還種得否員外答曰人云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將後若果結出

瓜來自是美事如其不結又有誰人知道呢賢婿以種的為妙劉全依着丈人之言

將瓜子埋入土中不滿三月即得一瓜異樣可愛與榜中顏色相合劉全便將兒女

家事及舖中貨物盡交付與丈人李員外照管帶了瓜果竟往縣中揭榜遂同縣官

解赴到京呈進天子天子大喜勅封劉全為大理寺正卿滿門老幼男女俱加封贈

不提却說唐王雖得此瓜無人進到陰司而去又復召文武百官于宮殿前王曰卿

等有誰為朕進瓜者但滿朝臣子文武兩班無一人答應唐王只得再出榜文上道

今日孤家要進瓜掛榜招募軍和民有能捨生取義者與朕陰間走一巡

男子七歲封官職 女子八歲受皇恩 後代兒孫官不絕 長在宮中做大臣

君王聖旨多時久 何曾見个進瓜人

不言聖旨發下無人肯去却說劉全在班中心內暗想道妻子得此瓜種身作屈鬼

我劉全得此瓜子身為顯官我今何不替主進瓜去到五殿或得見妻子一面亦未

可知心思勃發遂俯伏跪奏道微臣劉全願去替主進瓜君王言道愛卿你肯前去

麼劉全答道臣情願前去這才是 天子見奏龍心喜 愛卿連連叫几聲

替孤進瓜無妨事 必然去了可回程 劉全開口重啟奏 吾主龍耳聽臣言

臣有一男並一女 現今寄托在外庭 女兒小名叫玉鳳 兒子名字叫劉英

為臣若是不回轉 蒙主恩賜切莫輕 唐王聞奏孤知道 自將俸祿與二人

君王隨又傳下旨 曉諭城隍社稷神 肉官領旨忙不住 城隍廟內把詔焚

金鑾殿上傳聖旨 兩班文武聽分明 白綾即將劉全絞 不覺片刻命歸陰

君王傳旨看尸首 不可挪移到別廳 不言唐王朝內事 再表劉全進瓜人

話說唐王將劉全絞死到陰司進獻瓜果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劉全捨命赴陰府 翠蓮借屍還陽間

話說劉全死後陰魂將瓜頂在頭上來至廟內有社令二司引着劉全來至城隍司

領了文書又到追魂三司掛了號進了鬼門關往前緩緩而行這劉全

跟着社令望前走 來到思鄉嶺一層 眼見世人悲切切 劉全觀看也痛心

望鄉台上用目看 看見兒女在家庭 狂風嶺上難住步 背陰山下路不明



前行來到迷魂鋪 不吃茶湯往前行 惡水河邊低頭望 金橋銀橋放光明

奈何橋下水亂滾 不容惡人橋上行 劉全沿途留神看 不覺來到五殿門

鬼卒通傳進瓜事 闊君升殿令人惊 只聽雲板噹噹响 外面大炮似雷鳴

無數鬼卒排邊站 多般凶惡顯露形 斜起眼睛惡恨恨 見几个怒張嘴凶

牛頭對着馬面站 凶惡判官左右分 劉全正在四面看 忽聽傳上進瓜人

劉全唬得戰兢兢 即便連忙答應聲 低頭直往裡面走 塔前跪下把瓜呈

話說劉全口稱大王 小臣奉唐主旨意前來進瓜 將瓜呈上 閻君細看一番 恰恰正

合王母娘娘萬壽之期 因問劉全道 世人多有貪生惡死 你今竟捨死忘生 是是難

得 你莫非耍官高祿廣 抑是要加添陽壽綿遠後嗣 麼 劉全答道 小人一樣也不要

只是小人的妻子 死得不明白 伏望大王開恩 賞見一面 閻君道 你妻子因何而死

叫甚麼名字 劉全道 小人妻子 姓李名翠蓮 三年前為將金釵一枝 施與和尚 小人

不知回家要釵 故畏罪 以致吊死 閻君說道 既是吊死 還可相會 吩咐李判官拿一

諭帖 領劉全到木宇 詢他妻子 李判官遂領着劉全 來到枉死城門首 只見有一鬼王

坐着 生得十分凶惡 劉全不敢前行 李判官將諭帖與鬼王 看過 劉全方得走進牢門

判官大叫一聲 李翠蓮在那裡 不期裡面連連答應 聲音甚多 判官因向劉全說道

木宇受罪人千萬 誰知你妻假和真 你把家園細細講 待我與你詢親人

劉全見問忙告稟 老爺留神聽分明 祖居江南青城縣 羅平鄉內是家門

名喚翠蓮本姓李 三十二歲命歸陰 他的丈夫就是我 我與妻子是團庚

養個女兒叫玉鳳 一個兒子叫劉英 只為金釵來弔死 如今整有三年春

判官聽罷劉全話 轉身又進木牢門

話說判官進牢裡細細盤問數人方才巡得李翠蓮所訴之事半字不差判官說道

今你丈夫到此可隨我出去相會翠蓮跟着判官來到牢外劉全一見心如刀割雙

手將翠蓮扯住叫聲賢妻我劉全來了 劉全緊行來扯住 兩眼紛紛淚長傾

大叫賢妻抬頭看 還可認得我劉全 那晚為夫雖性急 何必烈性赴黃泉

金釵施僧怎不講 說話吱唔動疑心 因此我纔出言重 一時得罪枕邊人

那知你就尋短路 可伶屈死不辨明 別下劉全還猶可 丟下兒女寔慘情

早上聽兒啼哭母 晚上女兒哭母親 一日悲啼直到晚 一夜嚎啕不住聲

那日和尚來分辨 你夫死了兩三巡 翠蓮扯住親夫手 口口聲聲叫痛心

金釵是我化和尚 也是一時動善心 那晚你來要釵子 非我吱唔不說明

只因看你多怒氣 唬得奴家不敢云 只說把話來緩住 待後慢慢再說明

你動疑心將我打 奴家思想前後因 不意想到着急處 昏昏沉沉弔死人

不顧兒女年幼小 那管夫妻兩離分 如今錯了悔不及 為何你也到此行

你我做了短命鬼 一隻兒女靠何人 劉全復又開言道 賢妻留神聽我云

劉全叫聲賢妻你有所不知只因唐王魂遊地府許進五殿瓜果回陽之日出旨巡

覓我將和尚所贈你的瓜子佈種結得一瓜進呈龍心大喜即封我為大理寺正卿

唐王又巡人進瓜無人肯來是我想你不過願替唐王前米進瓜見了五殿天子說

我捨死亡生世上少有。加我顯爵陽壽高。官厚祿等項。我俱不要。只要見你一面。故尔才得與你相見。翠蓮聽罷。轉悲為喜。原來相公已做了官。今得相會一場。妾有要緊數言。切莫忘懷。

翠蓮開言。尊夫主

夫主若是回朝轉

寬懷看顧。兒和女

各人養的。各人愛

朝打夜罵。還猶可

說罷。雙膝來跪下

賢妻負屈身已死

今日既來得相會

判官聽得。聞言講

快快回去。要繳旨

說罷。連忙又扯住

話說判官意欲命鬼

天子吩咐。劉全速速

莫貪奴家。要在此

二來家中。無人管

相公留神。仔細聽

必然要娶。枕邊人

我在陰司。也放心

前兒是他。眼中釘

專怕惡人。起毒心

兩目滾滾。淚長淋

我豈重婚。再娶親

你我怎肯。又離分

叫聲劉全。你且聽

誤了日期。了不成

夫妻痛哭。更傷情

將他妻子。打開怎

陽去劉全。道我不

即速回陽。不可停

一雙兒女。未長成

妾心有句。閒言語

第一擇个。賢良女

若是討个。不賢婦

自己為人。不賢慧

不念兒女。孤又苦

劉全聽得。心胆碎

寧可孤單。過一世

情願同你。陰司過

今日夫妻。得相會

劉全回言。我不去

判官看罷。心內想

他是唐王。欽差多

翠蓮說不。可如此

君命在身。非小可

原來這裡。多苦楚

你可牢牢。牢記在心

莫貪顏色。愛青春

兒女難免。受災星

反說兒女。不成人

須看弔死。這般情

扶起賢妻。叫几聲

豈叫兒女。受人凌

不願回陽。去做人

不可遲延。久住停

願同妻子。一處停

轉轉等。着口問心

便打只得。奏五殿

夫主且聽。妾一勸

必須繳旨。奏聖明

我今說來。你且聽

水桶不離肩頭上  
 寧在陽世做猪犬  
 沿途之上莫想我  
 劉全回言無妨事  
 君王差官去照看  
 就是苦楚願同受  
 話說判官叫道劉全  
 痛哭判官無奈只得復奏  
 劉全夫婦帶到只見劉全  
 一齊跪下天子問曰劉全  
 司居處天子道你乃差來  
 在此久停速速回轉為是  
 同回去若專命小人一個  
 今不去不值緊要但令陽  
 上註明劉全夫婦陽壽並  
 即命鬼使前去查看李翠  
 把簿上展開看來時值唐  
 未生子張元又討李翠蓮  
 繩子常係頸項邊  
 莫來枉死做孤魂  
 須把兒女放在心  
 說與賢妻仔細聽  
 有俸有祿給兒身  
 且在陰司過幾春  
 命你快快回去  
 天子道既是如此  
 劉全道不答應  
 夫妻說罷又痛哭  
 那管判官叫破唇  
 冷來那有衣服穿  
 夫君且把心丟下  
 我死一人已不好  
 我來進瓜功勞大  
 兒孫自有兒孫福  
 你夫妻莫望心  
 餓來茶飯沒得吞  
 捨却奴家快回程  
 你若不回誰看承  
 我曾對王面奏明

翠蓮同享富貴。以致翠蓮抱恨。自縊身亡。今將翠英屍身。借與翠蓮還魂。一一償還。前孽投機之至。天子對劉全說道。朕今還你夫婦一齊還魂。但翠蓮原身朽壞。伊與唐主御妹翠英。本有夙孽未償。今將御妹拿來。陰司將你妻子。送在陽世。做一個借屍還魂故事。流傳萬古。劉全夫婦叩頭謝恩。天子即差無常鬼。前去勾取公主翠英。陰魂不在話下。且說翠英公主。乃高祖東宮所生。性格溫柔。容貌端莊。唐王甚是欽愛。有一日。公主早來梳洗已畢。但覺神思困倦。便喚了四個彩女。同往御花園遊玩。忽想着要打鞦韆。頑耍公主正在理繩。端坐被二鬼在空中。將索子一扯。公主墜下。登時氣絕。魂魄已被鬼卒勾去。彩女忙報皇后。唐王聽說。同至御花園。來看視不題。且說劉全夫婦。陰魂一同走至天生橋上。同看水中金魚。撕扛不覺被後面二鬼使推跌水中。此時御花園中。李翠英大叫道。夫主救奴。原來翠英公主已死。將要殯殮。忽然伸起手。大叫一聲。夫主救奴。便漸漸蘇醒。宮中大小妃嬪。個個歡喜。俱一齊來至面前看公主。

慢慢翻身呵呵氣。微睜二目淚淋淋。口中連連叫夫主。看來你是不良人。適才還陽忽分別。轉眼你就改變心。跌在水中你不救。那管還魂枕邊人。一双兒女何處住。快快前來見娘親。公主所說這些話。竟把眾人作一驚。唐王上前叫御妹。公主低頭不做聲。彩女齊把公主叫。翠蓮翻眼看眾人。這時唐王復又連叫數聲御妹。公主答道。奴家不是甚麼御妹。奴乃李翠蓮同夫君劉全在五殿。一路而來。我跌在水中。他不管我。今一双兒女果在何處說罷。兩淚交

流眾妃嬪一齊前來說道。公主未出閨門。如今死而復生。偏要尋我丈夫兒女起來。豈不是異事。唐王心中暗想。替朕陰司進瓜者劉全也。今朕妹口稱同他一路而來。此中想來定有原故。想劉全亦不久還魂。始知端的。只見那門官奏道。劉全昨夜還魂。特來見駕。劉全進來奏曰。微臣去到陰司。獻上瓜果。五殿天子大喜。有回表一道。進呈御案。又奏道。微臣捨死忘生。忠心報國。五殿加臣官職。增臣壽算。臣俱不要。臣乃秦稱有一妻子名喚翠蓮。候將金釵施人。負屈而死。乞恩賞見一面。天子即差鬼使與臣到木宇相會。後天子必要臣回還。臣復奏。一心要與妻子一路同還陽世。方合臣願。天子無奈。查看多時。向臣說道。這也是你夫婦的緣法。御妹翠英公主與臣妻子翠蓮。夙世因果未報。今將翠英公主屍首。就將你妻子魂魄送去。做一个借屍還魂的新樣。不知此事果寔。望陛下鑒察。

唐王聽罷。劉全奏肚內參詳。口問心。只巡兒女問夫君。昨夜御妹還魂轉。不認宮中半個人。並無一字是虛情。

宣出公主來上殿。話說劉全是夫君。今日愛卿來啟奏。速宣公主到金鑾。

時間只聽環珮响。出來借屍女佳人。劉全一見朝下退。公主緊步把他追。

劉全唬得雙膝跪。俯伏金階不做聲。你不管我那邊存。細聽妾身把話論。

我們一齊跌下水。和你雙雙轉家門。劉全一言不敢答。默默跪在地埃塵。

這是那裡我不曉。開言大罵怒生嗔。枉死城中你尋我。向我悲傷訴苦情。

公主急得心如火。

五殿天子開恩我 奴家才得轉還魂  
不認奴家快快講 何必區區做啞人  
唐王聽着將頭點 明白在心把話云  
地獄言語今何在 今朝好事未調成  
劉全回答臣不敢 你是金枝玉葉人

話說唐王說道借屍還魂果然是真劉愛卿你只管相認他身體雖然是御妹而魂魄却是你的妻子朕今即認為御妹是無妹而有妹今卿認為妻子是無妻而有妻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即傳旨將御妹粧奩備辦整齊待彩女賸送封劉全為駙馬即命內侍送公主駙馬進英華宮中為婚一時熱鬧不題且說唐王又向那兩班文武開言說道朕見經典殊多錯亂煩卿等訪巡高僧去西天拜求真經回來設建大醮超度孤魂令朕遊遍地府親見諸事又是御妹喜事命光祿司宰殺猪羊大賜羣臣廷宴宴後大事已畢劉全在宮中已住了月餘夫妻辭朝回至清城縣重會父母兒女祭祖興家劉全夫婦又生了二子連劉英共有三子俱做顯官後來劉全夫婦壽俱百歲此本行善因果奉勸世人行善改惡吾願普天下人人讀之其所以遊善戒惡者豈淺鮮也哉

詩曰 陽世陰間雨不同

紛紛因果在其中

又詩曰 魂遊地府世間稀

萬古唐王作品題

詳說般般報應理

此書看着勸善師

7782  
107345  
(17)

~~765~~

1000